

●《長征》以史詩般的氣魄再現紅軍當年長征的悲壯場面。

●《偉大的長征》海報



在中國重大革命歷史題材影視創作的發展脈絡中，有兩部「長征」劇作跨越二十五載時光，遙相呼應、彼此對話，見證着紅色影視敘事的迭代升級。2001年，為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80周年，電視劇《長征》登陸央視一套，以扎實的史實還原、厚重的史詩氣質，斬獲收視、獎項與觀眾口碑的全方位成功，成為世紀之初紅色劇集的現象級經典。時隔25年，2026年恰逢中國工農紅軍長征勝利90周年，《偉大的長征》接棒而來，登頂全網收視榜首。一舊一新、一先一後兩部作品，以不同的時代視角、藝術語言與創作理念，完成了一場跨越25年的長征精神接力，也勾勒出中國革命歷史題材影視創作的進化軌跡。

●香港文匯報

記者 胡進 廣西報道

圖：網上圖片

●《偉大的長征》對人物立體化的塑造，獲得觀眾認可。

兩代紅色影視跨越二十五載的精神接力

「實事求是、百折不撓」的核心精神



●《長征》海報

跨越二十五載的兩部「長征」電視劇，最珍貴的價值，是承載着兩個時代不同的精神訴求，完成了長征精神的代代傳承與當代轉譯。世紀之初的《長征》，承載着梳理歷史、凝聚共識的時代使命，以宏觀、仰視、感召式的敘事，告訴觀眾長征奇跡的來之不易，以「實事求是、百折不撓」的核心精神，完成一代人的歷史啟蒙與精神洗禮，讓觀眾在宏大的歷史奇跡中汲取信仰力量。

而新時代的《偉大的長征》，適應當代觀眾尤其是年輕觀眾的審美與精神需求，完成了從「宏觀感召」到「微觀共情」、從「仰視致敬」到「平視對話」的轉變。劇作不再單一強調歷史的宏偉壯闊，而是聚焦個體的生命體驗，刻畫無數年輕戰士的恐懼、憧憬、堅守與犧牲，讓遙遠的長征歷史變得可感、可知、可共情。

這種敘事轉向有着深刻的時代意義，當下的年輕人遠離戰火紛飛的艱難歲月，不再面對雪山草地的生死考驗，卻時常面臨人生迷茫、精神內耗、前路未知的困境。《偉大的長征》通過還原長征先輩在絕境中找方向、在被迫中求突破、在不確定中篤定前行的選擇，為當代青年提供了寶貴的精神坐標。長征精神不再是書本上冰冷的定義，而是穿越百年依然適用的人生信念：直面困境、堅守初心、勇於突破、篤定前行。

25年時光流轉，兩代「長征」，兩種敘事、兩種美學、兩種表達，卻守護着同一個不變的精神核心——對「長征何以可能」的永恒追問。舊版《長征》告訴我們，實事求是、撥亂反正、敢於糾錯，是革命穿越黑暗、走向勝利的根本密碼；新版《偉大的長征》則讓我們看見，偉大的歷史從非天籟造就，而是無數平凡人在絕境中的堅守、犧牲與選擇，一步步累積而成。

而兩代「長征」電視劇的隔空對話，不僅是中國紅色影視創作的進步與成熟，更是長征精神跨越時代、歷久彌新的最好見證。歲月更迭，藝術形式迭代，但長征蘊含的信仰之力、奮鬥之力、初心之力，始終穿越時光、照亮當下，成為一代又一代中國人永不枯竭的精神源泉。

●《偉大的長征》通過一個個普通戰士的鮮活故事，讓觀眾感受到他們在絕境中為何能夠堅持下來。

從藝術表達與敘事邏輯來看，兩代「長征」電視劇實現了從「正名式書寫」到「共鳴式重構」的質變。2001年版《長征》肩負着世紀之交梳理歷史、澄清史實、正本清源的創作使命，是一部結構完整、答案明確的史詩之作。劇作恪守革命現實主義與革命浪漫主義相結合的創作原則，秉持「科學認識歷史、藝術再現歷史」的核心準則，堅持史實優先的創作路徑，所有藝術加工皆服務於歷史真相的還原與梳理。

敘事架構：

「以史帶人」到「以人帶史」

在敘事架構上，《長征》以1936年紅軍三大主力勝利會師為時間終點，聚焦「中國共產黨如何在曲折中找到正確革命道路」這一核心命題，將長征歷史的複雜歷程，提煉為一條從挫折、反思到覺醒、勝利的清晰認知曲線。它的核心價值在於「補白與正名」，完整還原長征全過程，直面高層路線鬥爭，真實呈現革命歷程中的分歧與博弈，為大眾建構了權威、完整、嚴謹的長征歷史認知。

而《偉大的長征》打破了傳統長征題材的敘事邊界，以開放式史詩格局完成歷史敘事的革新。劇作將敘事時間線向前延伸至1934年第五次反「圍剿」時期，向後拓展至1937年抗日新局面開啟，不再局限於解答「長征為何勝利」，更深入探討「長征為何發生」以及「長征勝利後革命前路何在」的深層命題。與舊版「以史帶人」、以歷史脈絡統領人物塑造的邏輯不同，新版確立「以人帶史」的創作理念，將歷史從冰冷的史實記載，轉化為有溫度、有情感、有選擇的個體生命經歷，讓宏大歷史通過普通人的境遇與抉擇被重新激活。

與此同時，劇作以60集的宏大篇幅，採用全景式敘事架構，同步鋪陳紅一、紅二、紅四方面軍及紅二十五軍的獨立征程，同時納入北上抗日先遣隊奮鬥歷程、南方三年游擊戰爭、陝北紅軍接應支援等鮮少被細緻刻畫的歷史篇章。這一創作設計，重新定義了長征的歷史內涵：長征從單純的中央紅軍戰略轉移，升華為中國共產黨在全國範圍內重整革命隊伍、重塑革命力量、重啟革命格局的系統性偉大進程，讓長征史詩的格局更為宏大，內涵更為飽滿。

視覺美學：

從「自然光效」到「8.2K質感雕刻」

在視覺美學層面，兩代作品完成了從「自然光效紀實」到「電影級質感雕刻」的迭代升級，築牢了紅色影視真實、質樸、厚重的美學底色。2001年版《長征》在當年實現了革命性的視效突破，徹底打破了此前革命影視劇濃艷誇張的戲劇化光效傳統，確立了自然光效在戰爭革命題材劇集中的美學地位。劇組以「真實可信是攝影造型的生命」為核心標準，全程採用自然光拍攝，並通過精細後期調色統一畫面基調，讓畫面質樸還原、質感真實，樹立了革命題材影視「拒絕虛假、忠於真實」的影像倫理底線，為後世同類題材創作立下了紀實美學標準。

25年後的《偉大的長征》，以頂級技術賦能歷史還原，實現了技術與美學的雙重升維。劇作採用8.2K電影級攝影設備與專業燈光系統，以超高清全畫幅製作標準，達到院線級別的視覺呈現效果。更為可貴的是，技術升級並非單純的視覺堆砌，而是服務於歷史真實的精細雕刻。劇組秉持極致的考據精神，一比一復原遵義會議會址、瀘定橋等



●電視劇《長征》弘揚和傳承長征精神。



●《長征》是重大革命歷史題材紅色主旋律電視劇。



●2001年版《長征》中，唐國強飾演毛澤東。

百餘處歷史場景，小到軍裝補丁、牆體標語，大到建築格局、戰場布局，皆嚴格還原歷史細節；全劇動用三十餘萬件道具、三萬餘套服裝、四萬餘人次群眾演員，以極致的匠心還原長征年代的質樸與艱苦。

與此同時，劇作大膽創新藝術表達形式，融入經典版畫藝術風格，將刀刻質感、剛硬線條與影視光影寫意融合，為厚重的歷史敘事注入獨特的東方藝術氣韻。如果說舊版《長征》的自然光效守住了歷史影像「不撒謊」的真實底線，那麼新版《偉大的長征》則以精細的質感雕刻與詩意的影像美學，將單純的「記錄真實」升級為「塑造可感知的歷史真實」，讓觀眾能夠直觀觸摸到長征歲月的溫度、重量與質地。

人物塑造：

兩種「神似」的人物路徑

人物表演藝術的探索，更是兩代「長征」電視劇最具對比價值的亮點，呈現出兩種截然不同卻同樣珍貴的「神似」塑造路徑。2001年版《長征》中，唐國強飾演的毛澤東，延續了經典的體驗派表演體系，核心在於以自我情感共情角色內核，捨棄刻板的外形模仿，追求精神與氣質的高度神似。他跳脫了傳統特型演員「形似優先」的桎梏，放棄方言表演，以扎實的情感體驗打通演員與角色的內心通道，演繹出長征途中毛澤東的沉穩、堅韌與遠見，打破了當時固化的特型表演審美。

但體驗派表演存在天然的邊界困境，長期重複的表演模式容易造成自我氣質同化角色，導致表演趨於模式化、套路化，這也是此類表演方式難以規避的局限。

而《偉大的長征》中于和偉的表演，突破了傳統體驗派、表現派的二元框架，開創了「處境優先」的全新表演路徑，為重大革命題材的角色塑造提供了全新範本。受限於外形、年齡的客觀差異，于和偉主動捨棄「形似」的表演捷徑，不再試圖讓觀眾「辨認角色」，而是專注於「還原歷史處境、還原人物狀態」。

這一全新表演方法擁有清晰的內在邏輯：人物的真實性，從不在於外貌的相似，而在於極端歷史語境下行為與心境的合理可信。為契合角色當時艱苦勞累、心力交瘁的真實狀態，于和偉主動減重15斤，以身體的真實狀態成為歷史處境的物質載體；他設計的久坐扶案、看圖時指尖停頓、沉默沉思等生活化細節，並非簡單的性格刻畫，而是人物高壓、焦灼、承重狀態的真實外化，以細節暴露歷史處境的艱險。

更為難得的是，他完成了極致的「去符號化」表演。不同於以往革命領袖角色的光環化、符號化演繹，于和偉刻意弱化領袖的「偉人光環」，拋棄固化的舞台姿態與經典範式，塑造出一個有志忘、有糾結、有壓力、有溫度的血肉革命者形象，讓觀眾忘記符號標籤，看見一個在絕境中不斷抉擇、頑強支撐、負重前行的普通人。這種表演方式，將表演核心從「演員與角色的關係」轉向「角色與歷史處境的關係」，重塑了革命領袖的表演美學。當然，這一路徑也存在依託性局限，表演的說服力高度依附於劇本敘事與歷史情境的建構，需要宏大的全景敘事作為支撐，才能真正落地生根。

縱觀兩代演員的表演探索，從來不是一場「孰優孰劣」的比拼，而是中國紅色影視表演藝術的迭代與突破。從唐國強突破特型演員的審美固化、以情感體驗追尋角色神韻，到于和偉拋棄外形桎梏、以歷史處境重構人物真實，兩代演員以不同的冒險與嘗試，不斷拓寬重大革命題材的表演邊界，為歷史人物塑造積累了寶貴的方法與經驗。



●《偉大的長征》為紀念長征勝利九十周年的紅色電視劇佳作。